

到前线去

丁玲



125/22

到前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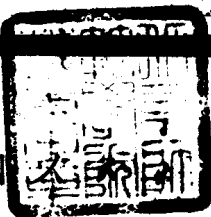
丁玲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6752

四川



出版社

1980.6

776752

封面设计：袁奕贤

到前线去

丁 玲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6 字数108千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书号：10118·277

定价：0.53元

写在前边

前些日子，我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或者毋宁说为一位热情而能干的编辑同志编选这本小集时，一种甜蜜的感情涌上来，充塞在我心头。多么令人怀念的过去呵！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感情。我这一生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欢乐的、幸福的生活总是使人感觉轻松，好象浮在五彩缤纷的而又透明的纱似的云雾上；而痛苦则使人如堕入黑暗的深渊，背负着重载爬行。天呵！编辑同志！我真感谢你让我回到我仅有的、为时不多的一段日子里。那是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在党的帮助下，逃出了黑暗的南京，投奔到光明的苏区，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

保安，党中央驻的这个寨子，是被反动地主武装烧毁过的，只剩有一座比较整齐的大院——是外交部的所在地，李克农同志住在这里。我同几个从白区来的年青人也住在这里。中央首长和工作干部都住在靠山的大小窑洞里。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就是在一间大窑洞里举

行的欢迎我的晚会上。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象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后来我又走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周副主席的窑洞，林老的窑洞，徐老的窑洞，听徐老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毛主席问我：“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我回答：“当红军。”毛主席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我的心都飞了。“啊！上前线去，当红军，打最后一个仗……”

当红军也不是那末简单的，临起程的那天早晨，参谋部送来了一匹马，有一只脚是跛的；一个饲养员，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没留下什么印象。到了前方，任弼时同志送了我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我这才尝到骑马的滋味，后来我又把它留在前方了。任弼时同志还问我几次要不要把它送回来，我那时不懂得有马的好处，谢绝了。还派来一个勤务员（十二岁），行军常常掉队，每到宿营地，我都站在村口等他。半路上他洗脸，把我的脸盆弄丢了，我就得自己跑到司令部借用任弼时同志的脸盆。这些我都不在意。只是欢欢喜喜地跟在队伍里面，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有时候，管理员说我和另一个从白区来的小汪没有建制，就没有给我们号房子。管它呢，我们有时住在伙房，有时住在马号，通夜通夜

听着马嚼草，或是半夜里弄火煮饭。我也从不介意。中午，管理员也常常忘了给我们发干粮，我看见大家都在吃东西，就躲开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吃，我就说不饿。不想吃。几天之后，到了前方，我要求给我分配工作，答复是：你没有组织介绍信。我很奇怪，难道我是一个什么人你们都不知道吗？我不是毛主席叫来的吗？怎么还要介绍信？说老实话，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也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好在我自得其乐，既无具体工作，我就四处串门，谈谈讲讲。这时期虽说我写得很少，但对我一生却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和很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了延安。毛主席又问我，你还打算作什么，我说还是当红军。毛主席又同意了。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同志，指定我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副主任。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我在搞土改工作时，就是按照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去了解人开始的。这时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

我真正当兵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到三八年秋天的一年多时间里。不过不是红军，而是八路军了。我是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后来又兼任党支部书记。我们是八路军，是兵，我们随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不打仗，只做着许多为兵服务的工作。在山西，曾经有一个作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住过几天，他有所感的对我说：“你就这末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吗？”是的，我那时就是那末单纯的、神圣的，愉快的同一群年青人，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做着许多我过去不曾做过的事，做着为兵服务的事。一九三八年西安生活书店出版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编的战地丛书(约十来册)，详细纪录了那一年中的生活。

四十多年逝去了。生活的重载年复一年，我的确有了点年纪了。现在重新整理这些早已淡忘了的片断记载，真象翻看夹在书页中的瓣瓣落花，不仅引起了甜蜜的回忆，而且还重温旧时的余香。我感谢编辑同志。我编这本小集时，几乎忘了现实，而重回到我的青年时代，我一生很可贵的那段幸福的时代。

这本集子里的前部分，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当兵时的生活记录。《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当时曾在苏区的一个文艺刊物上发表，西安的一个文艺刊物(当时是柳青当编辑)转载过。

一九四二年七月，抗战处在艰苦阶段，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总司令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桃林(总司令部)

去看电报。总司令对我们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我在那里读了两天。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那是不易写好的。但我读了两天，前方那许多的英雄事迹，确实是很感动人的。我就不考虑我的小说的成功与否而选中了其中的一段故事，写成了《十八个》这篇短文。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九四三年冬天，中央党校发动部分学员写秧歌剧。我听了许多故事，从冀中平原回到延安的王凤斋同志讲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极了，我就试写了一个《万队长》。春节时，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演出了两场。后来连底稿也丢了。《二十把板斧》也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四年，我到了边区文协。为纪念抗战七周年，解放日报博古同志分配我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这对我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赓、陈再道等同志，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特别是当我在浩繁的材料面前，无法动笔的时候，刘伯承师长热情地给我明确指示和具体帮助，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早已名驰中外，有口皆碑的了。在指导我写这篇文章时，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

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

这本集子从艺术上看，我觉得是不成熟的。体例也不一致。但如果能从这本书里，稍稍体会到当年我们红军、八路军的生活，卓绝的斗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作风，我也就能稍稍自慰了。这也许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印这本小集的用意吧。

1979年8月

目 录

写在前边·····	1
到前线去·····	1
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	4
广暴纪念在定边·····	8
彭德怀速写·····	12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14
警卫团生活一斑·····	19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23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	36
河西途中·····	40
临汾·····	47
冀村之夜·····	53
孩子们·····	60
西安杂谈·····	64
压碎的心·····	70
马辉·····	77

入伍.....	81
十八个.....	105
二十把板斧.....	111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118

到前线去

夜晚刮了很大的风，沙沙地打着糊紧了的纸窗，半夜起来，又知道有大雪在飞。烧了炕的被窝里，热得睡不着，心里担忧着第二天的行程，但并不怎样惧怕，因为是到寒冷里去的啊！

天气是骤变了，人的心情却正热着。

跟着我们在天未亮便起了身的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志，时时围着我们转，露着羡慕和惜别，抱歉的是我们也骤变得颇粗豪，不大注意别人的颜色。

大队已经很早就开过去了，我跟着总政治部主任们一齐也在九点多钟动了身。在外交部的空坪上有一团一团的人，热情的握手送别了我们。

我们沿着洛川的上流朝西北走。河里的水全结了冰，有很少的地方还汨汨的响着，在薄冰下有水流滑过，太阳射在上面，闪闪的发光，这同我来时的我所爱的日光下的洛川河流又是两样了。

虽说天气又转晴了，但无情的风总是扫着地上的砂土劈面打来。

走过了一些小村庄，看得见在远处又露出几排土房，安置在一些厚重的山旁边，有稀疏的树林围绕着，依着山的土房涂画着一片片的褐色，土黄，深灰和暗紫，在那有着美丽颜色的山的边缘上，便是无尽的天的蓝。陕北的风景呵！

可是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而同着北上的汪也在沉思一会之后问我：

“象这样的地形如果有飞机来了，该往什么地方去躲呢？”

走过团校时，那威逼着我们的风，使我们停了一刻，在木柴烧着的火旁边暖着手脚。同来保安的孙同志，正在这里工作。她的学习精神很好，使我每次见着她时，不觉得便显出大的亲热。

一路就迎着西北风，沿着洛川河流上溯，在一些小石块上跳到河那边去，又从薄冰上战战兢兢走过来，这样走了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了吧，弯到一个山坳子里，找到了宿营地，有两排土窑洞，队伍也在这里歇下了。还遇着了四个新红军，他们都是刚从上海进苏区来的，在保安停留了一月多，现在分配到党校和红校去工作。我们要同走一大段路。他们这些新兵比我们还不内行，什么用的东西都不懂得预备，一到了洗脸吃饭，就脸色狼狈走到我和汪同志这里来，又是疲惫，又是好笑，于是我们就不客气的互相取笑着。

每天还没有天亮的时候，口笛便在洞外横扫过去，又叫

着吹了回来，麻木的不会转动的腿，又开始感到了疲倦。然而院子里各种声音都杂乱的响起了，我催着睡在炕那头的汪同志，但他又希望我先起身。我们总是很忙乱的收拾着铺盖和零星东西，我们能够在队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每天我们也不致于掉队，虽说在以前我们是从来也没有走过许多路的。

开始两天全跟着洛川河走，一时在冰上，一时又爬到两边的岩岸上。这些路都非常陡峻，牲口就不能上去，得远远的绕着河的对面，岩底下的小路走，大半的时候还有着许多烂泥，一些被太阳晒溶了的地方。后来的行程，便转到山上，越过了一岭，又有一岭，几十里，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这些山都全无树木，枯黄的荒草，或是连草也看不到，那末无际的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尽头，但这天是无尽头的，因为等你一走到尽头的山上，你又看见依旧是那一幅单纯的图画铺在你脚下了。这些地方有着一些奇怪的地名，但随即就会忘去的。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 着怎未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

象这样走了八天，八天的生活全无变化，我们才到了驻扎地。这一带是驻扎我们前方的队伍的。这时总指挥部驻在绍沟沿，总政治部驻在它南边五里路，我们就住在这里。但沿路还有一些可记的，我分开写在下边。

1936年冬天

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

十二月十八日

看见走在前边的许多马匹和队伍从大路上转了弯，猜到大约已经到了宿营地，我打马从荒地中插了过去，有一溜短墙横在前边，人和马陆陆续续的都停在这里了。我转过土墙，进到一个颇大的院子。许许多多人都在这里忙乱着。一些毡子被褥，一些不知装着什么的麻布袋，都从马背上解下来，往房子里送，一些文件箱也从院外挑进来了。那些卸下了重负的马和骡子嗅着撒在地下的乱草用力的喷着鼻子，吐出一些气来。忙着烧水的特务员们，把一大捆一大捆的稻草不知从什么地方抱了来，又抱到一些什么地方去。机要科的同志已经把天线装好了。沿途都没有休息，只要一休息下来，便又拟着电稿或指示的彭德怀同志又已坐在人来人往的门边在写着什么了。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靠在一个石碾上看着一本油印的书，书名叫着：《工人阶级反法西斯蒂》。我照例是

一到了新地方就四处走着和看着。这里房子比较还算好，大约是一户富农的，主人已经让到一里外的地方去住了。我自从到边区后便受惯了老百姓的热情招待，这回看不见屋主人却是第一次，原来他们家的男子已出外，只剩两个中年妇女，她们以为有不方便的地方，房子又少，所以她们便让出去了。我每间每间的去浏览，有的住通信连，有的住警卫连，有的已经打扫好了，有的还在收拾。我走到末一间，一群人正围着两个不知是哪一处掉队下来的病号，七嘴八舌的在问着他们。他们穿得并不十分坏，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病，只显出过度的疲劳，两个人无力的偎在一个角落里坐着。大家也还没有想出怎么来处置的办法，忽然从门口传来了一个有力的声音，使大家都肃静的听着，这正是那坐在门坎上写东西的前敌总指挥：

“问他是哪一师的，是从哪一天掉队下来的？不能走路，能不能骑牲口？问清楚了，写一封介绍信，预备两匹牲口，送他们归队。轻易掉队是不许可的，你们脱离了建制，脱离了一个组织，一切都得不到解决，你们什么地方弄来吃的？会饿死的！你们要了解，红军不是无秩序的，不是漫无组织的。快一点办妥，时间不早了，派一个通信员跟他们去，就是这样！”

等我跟在两个拐脚的病号走出来时，已经又不见他。

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了，一团一团的火四处烧着，青烟也一团一团的向四方飞去，这里放着一些锅、脸盆、茶缸，几

个特务员就围在这里，他们正在说一些故事，于是我也参加了进来。不知是谁，一走来就在锅里舀了一碗温水去喝，同时有两个人便站起来抓住了他：

“同志！不行！这水没有开。记不记得今天在路上，二排排长因为没有管理部下，让他们随意吃了路上的冰，政治委员立刻同他谈的那一套话吗？我们应该讲卫生，我们应该时时注意身体的健康，同政治学习一样。不好这末随便的，同志！”

这里的朋友，都是明朗的，做事就拚命做，一有空就互相说着一些无伤的笑话。说话总是很幽默的彭德怀，也是一个喜欢说一句两句的，并且有时还会做出一点胡闹的举动，我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感到兴趣的举动。不过，在那极其天真的脸上，还没有完全消失顽皮的时候，他已经又在严肃的说着一一些横梗在心头，没有一时放松的我们目前的任务，以及军事上的布置，或是某一部分的党的教育工作。我同着指挥部一块儿行军，有三天了，我还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分钟是想着别的，或做着别的离开了责任的事情。所以无论谁有时就是说了一两句很粗鲁的话，或是有什么游娱的举动，也只使下级的人、使群众更觉得他们的可亲。

天渐渐的黑了，寒冷跟着黑暗跑进了屋子，于是我们房子中生了一堆火，大家围坐在四周，火光在每个人脸上闪，大家正热烈的讨论着许多问题，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了多少路，或爬过了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人